

第一卷

一生一世

◇ 張振聲翻身產生大發家 ◇

太岳新華書店出版

1947.1.

劉丙一

一生二世

張振聲翻身生產大發家

版出店書華新岳太

一生二世

著者 劉 丙 一

出版兼
發行者 太格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四十元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出版

1-11000

第一幕

時間：民國二十五年的初冬。

地點：安傳、沁水一帶。

人物：張振聲——三十歲，體格很好，忠誠勤懇。吃饅頭菜每天還能開半畝地，是年春天，因老家豫北連年荒旱，無法生活，才帶着老娘、孩子、老婆逃上山西。穿着破爛不堪的棉衣。

張妻——約三十歲。任勞任怨的賢妻良母。衣服較其夫略整齊。

寶林——張子，十一二歲。給人家放牛。冬天了，還沒有棉衣穿；破單褲露出

下股。

韓二虎——地中兼高利貸。四、五十歲。黑緞馬褂，藍綢褲，絲綢帶拖在下面半尺來長。手裏常拿着白銅水烟袋。蓄八字鬚。

永年——和張振聲一樣，從河南要飯上來的。是張振聲表哥。較得大體面。穿綢棉衣。

鄰居甲、乙、丙——都是和張振聲、永年一樣窮的人們。

幕啟：舞台正面，是張振聲一家寄身的破窑洞。烟薰得黑洞洞地。窑洞左面有一用樹杈子搭的小棚，棚底下停着張振聲死去的老娘。從右面望去，可見一帶白粉牆和高高的門樓，是韓二虎的房子。

幕啟時是一個冬天的下午，陽光懶懶地斜照在破窑洞上。張妻坐在窑洞口口的鋪台上。做着今天的第一頓飯，不時露出嘆息，夾着風霜的呼搭，呼搭聲，使舞台的氣氛，顯得非常陰冷，淒涼。稍待，張振聲上。

張妻：（以下簡稱妻）怎麼樣了，說好了沒有，讓埋不讓？

張振聲：（以下簡稱張）唉！讓埋我早就回來了（坐在小棚對面石頭上）。

妻：（停止了拉風箱）到底怎麼樣了？

張：我去轉二虎一裏，他正在抽洋煙。我說：

「二爺」！他瞪了我一眼說：「不要亂」

！我就沒敢哼氣兒。等他抽完那口煙，把

大丫環給端了一碗鹽菜湯了，他閉上眼睛

，足有一頓飯的工夫，才慢慢地睜開眼說

：「你是來借糧食吧？」

妻：你怎麼說的？

張：我說：「二爺！我娘死了，想跟二爺借幾

塊錢使，再求求二爺，讓埋在我開的那坡

地裏」。

妻：他說什麼？

張：呀！他說：「你媽死不死！我不管。要借

錢也行，先把該我的租子，交清了再說。

我那坡地裏不許人，不要破了我的風水

」。還說要把五畝漫溝地抽回去，不叫咱

種了。

妻：甚麼！五畝漫溝地要抽回去，可怎麼辦呀

？（張不語，吃煙）唉！都說今年年成好

，五畝漫溝地，打了四石五斗糧，十五畝

坡地打了八石玉米，一共才十三石五斗糧

食。光官家糧就交了五石，他就不知道？

剩下的都給他，也不够一石租子呀！

張：他的地能打多少糧食他還不知道，他不講

理你有啥辦法！

妻：那還能把老娘歇埋了；（少停）要真的把

五畝漫溝地抽回去，咱可怎辦呢？

張：那可有啥法子。河南地方收成不好，又是

蝗蟲，又是旱，遍地土匪，咱才逃到山西

來。（頓）年成不好要餓死人，可是年成

好了人也要餓死！

妻：拿上六尺高的漢子，連一家人都養活不了

！

張：靠你娘！要是我一個。到那裏都吃碗飽

飯。還不是你們連累我的？

妻：你就會跟我生氣。還有啥本事？唉！（繼

續拉風箱，舞台又趨沉靜，稍頃，水牛上

場：表哥！你來啦，清早叫你去，你不在家。

水牛：（以下簡稱牛）上東莊去，才回來。鈴

母怎麼老了？

妻：唉！還不是餓的，老頭那麼大年紀了，怎麼受得了！

牛：姑母活了一輩子，受了一輩子罪；臨了還落個餓死。振聲，找好地方了沒有？怎麼也得弄口棺材埋呀！

妻：可不是，剛才去東家羅二虎那裏，說借塊錢，買口棺材，找個地方埋了，靠他娘！人家說怕沖了人家風水，不叫埋在人家地裏。要借錢，得先交清人家租子！我要能交清租子，還借錢幹啥？

妻：表哥！老娘生養了咱們一場，落了個餓死；這棺材可怎麼也得想法子買一口。表哥！你來了幾天了，總比我們熟些，這個忙你總得幫一幫。老娘活的時候也疼你，臨死的時候兩隻眼睛滿地裏找，還叫你的名字呢！

牛：他老人家臨死再沒說什麼？

妻：夜個白天就不行了。我們問人家老二借了半斤玉蜀黍，給她老人家拌了點湯喝，他

直問：「是白麵不是？」這時候已經極端

噁。牛碗湯沒喂完就不行了。臨死時哭著說：「你們好好受吧，老天有眼，總有一天能翻過來！我死了你們少一口人吃，日子就好過點。不要給我買棺材，我的命不好……」說着說着就噁了氣。（哭）

牛：唉！這年頭咱們窮人生活真難過！（稍待）這樣吧，我去東頭老五那裏，叫他跟羅二虎說說看怎麼樣？

妻：行。表哥！那怕咱多出些利錢呢；先把老娘打發了再說。

牛：對，聽我的信吧。

妻：表哥，吃點飯走吧！

牛：不啦。（下）
（張個口目送牛下後，仍吸煙、做飯。這時太陽已快下山，可以聽見遠處小孩放牛歸來的咕嚕聲和鞭聲）

妻：多做點飯，待會窮忙的人來了，還吃呢。

牛：就剩下一升糧，都倒在鍋裏了。

妻：煮上點大蘿葉，我去老二家借幾個窩窩

(F)

（賽德輕去取大扁葉，復上，張子寶林上）

賽：孩子，你回來了，東家沒說嗎？

寶林：（以下稱稱寶）東家說叫我趕快回來看
看，牛還等著喂呢。

賽：人家東家裏死了人；都不准回來埋埋？狠心
的東家呀！（寶不語，哭）孩子，吃飯了
沒有？

寶：吃了。

賽：吃的啥？

寶：清早雞窩窩，晌午雞窩窩，反正成天雞窩
窩。

賽：東家呢？

寶：撈個。（嘔嘔，嘔唾沫）娘！我不回去埋

埋。（聲）不回去，吃啥？

寶：（低頭，張拿雞窩窩上）我不回去埋，

娘！

賽：你今天就不用回去了，你奶奶死了，你還

面也沒見上，等埋了你奶奶再回去吧。

寶：不，爹，我不放牛了。

張：怎麼！你又不放牛了？前天跟東家說了多

少好話，才送你回去；怎麼今天又不放了？

你奶奶死了都埋不了；你回來幹啥？好

孩子！受吧，雞窩窩一天還能吃飽，你看

你娘和我，連雞窩窩都吃不飽；就這雞窩

窩一天開半畝荒坡呢！今年春天，你忘了，

你和你娘點着火拔草，我刨地，連雞窩

吃不上；光吃酸菜！唉！誰叫咱窮呢！

寶：爹！吃雞窩窩倒不怕；黑夜不給蓋的；白

天放牛還得打柴。打不够六十斤不許吃飯

。剛才回來打的柴只差二斤，東家就打了我

一頓。還說：「你你娘，不想幹就滾蛋

」！（擡起袖子，露出傷）爹！你看，這

一塊還不好，這一塊又打破了。（說着，

又哭了，妻也不住抽噎）

張：唉！打就讓他打幾下吧，這是你命裏注定的，

總比回家餓死強。孩子，再熬幾年，長

大了，回家跟我一塊開荒。

寶：爹！東家叫我回來看看，還得去喂牛呢！

張：怎麼，你奶奶死了，今後上梁，他不知這？

寶：東家說：「死了就死了，看看也活不了，這是喂牛要緊。」一會回去遲了，東家又要打我呢！（又哭，張無法，一時舞台充滿了淒涼的氣氛。水牛上）

牛：（誤爲哭死者）死的已經死了，圖活的肥！

張：怎麼樣了，表哥！行不行？

牛：行倒是行，就是利太大，一

張：幾分利？

牛：老一分，一石糧食一月一石利。

張：啊！

牛：就是這樣，還是人家老五家的行情呢。

張：錢呢？

牛：錢是死說活說不借，谷子頂多也只借給一石。

妻：那可怎麼辦？真的耽誤了老娘呀！

牛：依我說，這年頭還是先圖活的要緊。

張：棺材不買，總也得找個地方埋呀！

牛：咱倆跟老二商量一下，就埋在他那地邊上。

說好了請幾個人，連夜就埋了吧。

張：只好這樣了！（張、牛同下）

寶：娘！做啥飯？給我個窩窩吃！

妻：怎麼才吃過飯，又吃？（邊說邊給盛飯）

寶：東家不叫吃飽，說怕吃病了。（外咳嗽聲）

呀！東家來了。（急跑進寨內，妻起立）

虎：（上，以下簡稱虎）振聲呢？

妻：老娘死了，沒處埋，他去找地方了。二

虎：你去叫他回來，我有事和他說。

妻：啥事，二爺？

虎：你去叫他回來再說！

妻：（向寶）寶林！去你二叔家叫你爹去！

就說東家來了。

寶：（在內應）嘿！（由寨門上，欲下）

虎：寶林！把你爹叫回來，趕快喂牛去！

妻：二爺！他奶奶就這麼一個孫子，等埋了

奶奶再去吧！

虎：吃了飯還能不幹活，我的牛不能餓着。

妻：去吧，寶林！（寶林下）二爺到底是啥事呀？

虎：我要把我那五畝漫溝地抽回來，自己種。

妻：二爺！我們就憑這五畝地打糧食呢！可不敢抽。

虎：打糧食，眼瞞着把我的地荒了。

妻：哎呀！二爺！今年地裏連一根草都沒有，還能荒了？

虎：不荒？往常我租給人家這五畝漫溝地，頂少也吃他八石租子。今年租給你們，又搭上這片荒坡，才要十石租子，可是你們還交不清租子。這不是荒了是什麼？

妻：二爺！今年一共才打了十二石五斗糧食，光官家要糧款就要了……

虎：胡說！光我那五畝漫溝地，平常年景就打上石糧食，今年雨水這麼好……

（張、牛上）

張：二爺，剛來，家裏坐！

虎：不用，張振聲，你打算怎麼樣？還是請到把那五畝漫溝地抽回來吧。

張：二爺！地可是說啥也不能抽；租子一定想辦法交清。

虎：交清，現在已經十月了，你還沒有交清呢。

張：二爺！今年一共打了十二石五斗糧食……

虎：光我那五畝漫溝地就打十二石五斗糧食。張：我們今年才上來，錢少。

虎：錢少還能不交租子？

張：不是不交，要不是官家要了五石糧款，早就給二爺交够了。

虎：我不管什麼官家私家，反正我要抽地。

牛：二爺！他家實在沒有辦法，老娘死了還抽不出錢呢！

虎：他老娘死了，人更少了，種不種這五畝地都沒啥，還是叫我種吧！

牛：二爺說笑話，二爺家裏還缺這五畝地。二虎：我家裏人口多呀！

張：這樣吧，二爺你把坡地抽回去，我再開些

地，行吧？

虎：不行，我就要抽這五畝沒澆地。

張：（已氣急，但又不敢發作）東家！咱們租約上明碼寫着租種三年嗎，要不咱找中人來評評理！

虎：哼！中人，我的地想抽就抽，向來沒找過中人。

牛：這樣吧，二爺就叫個領够三年再說吧。

虎：那不行，我不能看着我的地荒了。

張：二爺！這可是沒有的事，我們今年才上來

，好容易和上了地，還敢叫荒了，不用說

那五畝漫溝地，連一根草都不生長；實林

他爹，黑夜還點上火把去開荒哩；二爺，

你得可憐可憐我們！老娘餓死了，連埋的

地方都找不下，二爺再把地抽回去，那我們全家都得餓死。

牛：這樣吧！你們揭瓦吧！

虎：怎麼個揭法？

牛：拿兩塊瓦，寫「上」「下」兩個字，你揭

雞揭出「下」字，誰，沒澆地。

虎：我不揭。我的地想抽就抽，誰跟你們揭這

個玩呢！（稍停，暗示加租之意）我不能

看着我的地荒了啊！

張：（見有一線希望）一爺！咱就揭瓦吧！

虎：我不揭。（忽有所悟）揭也行，得找點。

張：（猶豫好久，無法）二爺看吧！（虎下）

牛：（自轉送二虎下錢）什麼抽地，他是要加

租子。前幾年他才上來的時候，他也這

樣，他看我開的荒地好，就到這來，後來

加了幾石租子，就沒事了。

張：再加租子就更交不滿了。

牛：反正比咱在河南要飯吃強些吧！

張：這年頭，就沒窮人活的路了！（轉二虎拿兩塊瓦上）

虎：（將瓦放地下）你揭吧！張振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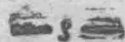
張：（畏縮不前）二爺！我看……

虎：不用廢話了，揭吧！

張：（無法）二爺先揭吧。

虎：你先揭吧。

張：（張振鐸正欲上前揭瓦，張振鐸對雞雞



倒，口中祈禱：「老娘！要叫你的兒子餓死，就叫他揭『上』字，如果我們還能活下去的話，就揭個『下』字。」（叩頭低泣）

虎：揭呀！（催促）張無奈，鼓足勇氣，揭起一塊遮給韓二虎看，虎伸頭：「上」！好，我不用揭了，你揭了「上」字，我自然是「下」字了。張振聲，那大敵漫漶地明年可是栽種了啊！（轉身下，妻蕭然坐地下，牛不知所措）

牛：運氣真壞。

張：靠他娘，不種了！（擲瓦）

妻：不種了，再去煮飯？（張不語）

牛：先別急，再讓老五去探探他的口氣，看他真是抽地，還是假抽地，他要加租子，也讓他說出口來。

張：就這，表哥你再跑上一趟，我還得招呼老娘呢，人都快來了。

牛：對，你們等船吧。（下）

張：老二說，先帶在東坡底下那個破舊屋。

妻：（稍停）吃的吧？

甲：（稍停）

（鄰居甲、乙、丙三人持棍、棍上）

甲：振聲哥！安排便易了沒有，不早了吧？

乙：可又麻煩你了！

丙：什麼話？我們用着你的時候，你吃不來？

乙：吃飽飯再招，也沒甚好的，雞矢湯，

人先吸一碗，就不冷了。（邊說邊盛飯）

丙：振聲哥的光景，我們還不知道！我們都在裏吃過飯才來的。

張：（感激不盡）到底還是窮朋友頂事。（對妻）把咱那床被子拿出來！

妻：（把窮拿爛被子上，鋪地下）來，跟我躺一下。

甲：就拿被子包？

乙：還沒有，就這爛被子。

丙：就這麼張爛被子包了，天越來越冷，凍壞了怎麼開地呢？

張：老娘生養了一場，買不起棺材，這能不算一包！

（下）

丙：可是也得顧活人哪！

甲：全牛說得也對，顧活的要緊。

乙：心到了就行了，沒個席片子？

張：有半張破席。（進窩拿破席上）

妻：（跪母屍前）老娘可別怪我們！

（衆動手從棚下抬出母屍，以破席片裹好，抬起正欲下，水牛上）

牛：我說是，不是什麼抽地；就是要加租子哩。

只要加三石租子，今年欠下的四石租，

明年再給出上四石利，他就不抽地了，振

聲，你看怎麼着？

張：（抬母屍，苦極）就那麼吧！

（衆抬屍慢慢下，水牛亦幫忙跟下）

妻：（跪，昂首望天，祈禱）老大爺！我們甚

麼時候才能翻身啊！

（幕徐徐閉）

第二幕

時間：距第一幕已七、八年。初春的天氣。

地點：仍在第一幕的村中。但已不是那破舊

了。

人物：張振聲——已四十多歲，比第一幕裏

整齊得多了，中農的樣子。

張妻——亦較前整齊，已快四十歲的樣

子。

寶林——快要發育成人，十八九歲。

韓二虎——故意裝腔作勢的穿着破衣服

；但却掩飾不了套在裏面的白襯衣。沒

有了昔日的威風。

李同志——二十七、八歲。黨委工作

羣衆——甲、乙、丙、丁、戊，皆農會

會員。

幕啟：中農的家庭，左後一內屋門，陳設簡單

，但不可缺少桌椅神像。張振聲和韓二

虎在桌上，張振聲坐桌左，韓二虎立桌

右。桌子上放着一捲算鈔。

虎：怎麼樣，老張？咱們八、九年的交情了，

你還能叫兄弟過不去！

張：二虎，這是政府的法令，是大家的意見，

也是你自作自受，我不能隨便答應。再說你又不是真拿不出來。應退給我的糧食倒沒啥；這兩年派人到八路軍，總算我眼睛沒瞎，這會我不等你那糧食吃飯，可是小秃和胖子的租子，你可不能不退啊！

虎：老張，不是不退，實在是沒有啊！（故做乞憐狀）老張！你還不知道我的光景麼？

（羣衆甲、乙上）

張：二虎！我不說，（指甲、乙）這不是小秃、胖子都來了，你問他們行不行。

（虎不語）

甲、乙：主席！怎麼人家別村裏都退了租，咱們村怎麼不退呢？（虎低頭）

張：可不是，剛才他來了跟我說，先給我退，又給了我一千塊錢，（指桌上）我張振聲還能作這事！（虎無地自容）

甲：那不行，主席！我看還得鬥一鬥，要不，這租子是退不回來的。

虎：（非常勉強）小秃哥！我真拿不出來呀。

乙：拿不出來？光你那牛圈裏的糧食，就用不

了。

甲：振聲哥！你們看着辦吧。（欲下）

張：我們開個會，討論討論再說。喂，帶上你的錢。（虎接錢下）

甲：哼！壓死狗也不行！

乙：非鬥爭不可！

張：真頑固，他就忘了那會大斗進小斗出，要租子逼死人的時候了。給我一千塊錢，就給我一千塊錢；我也不幹呀！

甲：主席！你看該怎麼辦？

張：別急，咱們叫老李來，一塊討論討論，再定個好辦法。

乙：對，我去找李同志。（下）

張：（遞烟袋給甲）抽袋煙。（寶林上）

寶：爹！我剛才從西頭回來，聽韓家那老五個鐵蛋說什麼：「天要變，中央軍要過來」

甲：對了，我這兩天，也聽見風言風語，有人

這麼說。（乙借李同志上）

張、甲：老李來了，坐下。

李同志：（以下簡稱李）坐吧。

乙：我剛走到羅老五門口，正好碰見李同志往這邊走。

李：老張！怎麼樣，你的生產計劃定好了？

張：先說要緊的吧，那個，待會再說它。

李：什麼要緊的事？

甲：（搶着說）租子說退說退，半年啦，還沒退出來。

張：那個還不緊，這幾天「變天」的謠言，

真吵的厲害。

李：我也聽到些。

張：剛才寶林還在街上聽見羅老五說來。

寶：韓二虎的兒子，還跟我說：「中央軍，明天就過來，八路軍不行了。」

張：真的，韓二虎的兒子回來這些時候，也不知道嚇唬了些啥？

李：是在六十一軍的那個不結？

寶：就是，叫韓子良。

李：他說從那裏回來？

寶：他說從六十一軍回來，又說從臨汾回來。

張：他不是還說要參加民兵？

寶：噢，那天我們民兵演習石雷爆炸，他還在

他家那老槐樹底下，看了半天，黑夜他找

我來說：他也想當民兵，我說「我們不要你」。

張：就是嗎，光在六十一軍，就待了六七年，

一定有問題。

李：可不是，得注意點。村裏人怎麼樣，老關

？

張：村裏人倒沒啥，就是怕六十一軍和日本

一塊來「掃蕩」。

李：噫。

甲：李，咱村的租子，還退不退了？

李：怎麼不退？

乙：人家就不退麼！

甲：我看還得鬥一回。

李：這樣吧，退租和謠言的事，咱一塊開個會

員大會：討論討論吧。

張：好，行。

甲：在那兒集合？

乙：還是我那兒吧，我家裏沒人。

李、張：行。就叫人去吧。（甲、乙下）

張：老李，剛才二虎給我拿了一千塊錢，想收買我，讓我頂了他一頓。

李：老張！我聽說韓二虎的兒子，是個特務。

他父子倆，昨天晚上商量了半夜：叫他兒子參加民兵破壞槍，破壞地雷；他自己散佈謠言：說中央軍要過來，農會就是八路軍，參加農會的都要槍斃，當幹部的全家都殺！

甲：這話我都聽說了，他還想維持跑馬嶺的敵人，他好當個村長。你這是聽誰說的？

李：我聽他長工老何說的，老何他兒子還帶回來一支槍呢。

張：他也跟我說了。

李：我看咱們先留住他，不要叫他跑了，咱們開完會再說。

張：對，寶林！告你們中隊長，先派兩個民兵，把韓二虎的兒子留住，不要叫他跑了。

寶：對！（下）

妻：（在內室裏叫邊走出）寶林！寶林！

張：他有事出去了。

妻：李同志，甚麼時候來的，吃過飯了沒有？

李：剛來，吃過飯了。

張：你去弄點水來。（妻下）

李：老張！海空子談談你的生產計劃吧？

張：好吧。我家裏有三口人吃飯，有五畝平地，三十畝坡地。

李：能打多少糧食？

張：平常年景，怎麼也打它二十來石糧食。

李：你們三口人怎麼也吃不了吧。

張：我打算交五石公糧。

李：那就得十來石。（妻從內端水出）

張：那算啥，你問她（指妻），我們從前才上

來，簡直是山窮水盡，那還能想到有今天

，老娘死了連口棺材都買不起，到現在還

沒埋呢。

妻：可不是，今年秋天打下糧食，可得把老

的事辦一辦。

李：還要一頓，就不夠了吧？

張：所以，我設計劃開荒了！

李：你計劃開多少？

張：再開二十畝。

李：來的及麼？

張：來的及，現在還沒春分，離穀雨還有一個

多月，怎麼還不開地二十畝。

李：來得及，李同志！我們剛來的時候，孩子

小，光景不好，光吃糠，後來種實二百錢

一斗，吃不起糠，吃酸棗，光吃酸棗，一

天還開半畝荒呢，這會有吃有喝，孩子也

長大了，一天怎麼還不開一畝地。

李：你們全家都能幹。

張：可不是，她這會一天能紡半斤線。我那寶

林也是個好受家。我老娘死的那年，他給

豬二虎放牛，黑夜沒蓋被，天天不給飽吃

。就那，一天問他要六十斤柴，那年（問

妻）寶林十幾？

李：才十二。

李：這才是老子英雄兒好漢，恐怕寶林將來比

像還要強。

李：那還得李同志多管教他。

李：你計劃這二十畝荒，能打多少？

張：我這坡肥，都是黑土，不怕旱。第一年

一畝打八斗，沒啥說。

張：那差不多吃不下了。

張：三口人一定吃不下了。

李：可是還要加人呢！

張：我們打算秋後給寶林成親，以後媳婦紡綢

、她織布，就不用買穿的了。

李：父子倆，地多了種不過來；我們計劃再

添個人幫忙。

李：這也好，照你這計劃，過兩年就能豐衣

足食。

張：總得想辦法。我總知道，聽上共產黨的話

錯不了。這會和韓二虎得勢的時候，不一

樣了。真像是斷了個過（用手比），從前

窮人受死也吃不飽；這會只要聽上共產黨

的話保險能過好日子。

李：對，你計劃怎麼互助呢？

張：我們這做團，已經商量好了，今年一團大

變工，家家參加。從種到收，地裏大活都

互助，小活個人做。大夥選我當團工隊長

，我怕忙不過來，可又推不開。

李：幫我才好，咱們把減租減息的工作和互助

組弄在一塊也行，這生產工作還得你親手

幹。

張：我可也答應了，我說：「大夥選我當隊長

也行，更靈活還是要大夥幹」。

李：那當然啦。

張：還有底下丁寡婦家的地，我計劃給她犁了

種了；榮退軍人老黃河發籽，我借給他二

斗穀籽；東頭老三的孩子，參加了咱們的

隊伍，丟下十五畝地，我也給他種上。

李：對了，夜大丁寡婦來和我借二斗米，我看

咱米也不多了，給了她一斗。

張：借她！借她，咱不够吃，慘點菜，慘點饅

頭。怎麼還不比她寡婦家強。

李：你家還有多少糧食，能吃到秋天？

張：還有一石五斗，五斗米，借給丁寡婦一斗

，還有四斗米，剩下的再慘點菜（對妻）
。咱不是還有兩石五斗麼？

妻：還有五斗，幾斤燒餅背了五斗。

張：能對數吃初夏，吃初夏就不怕了。我還個

了八畝麥子呢。

李：你幫助別人的糧食和勞動力，可不少。這

很好！

張：這算啥，只要咱有就行；從前咱窮的時

候，還不是靠的幾個窮朋友幫助？如今咱

有了，還能不叫人家吃。

李：對，得大家都過好日子才算，你們的農業生

產怎麼樣？

妻：我計劃給公家紡花，要賺出我們三口人的

衣裳來。

張：我現在有一條牛牛，秋天要喂三條牛，還

買牛錢，靠採藥賺，我們這荒坡上連荒

、防風、苗連都有。

妻：現在三口人吃飯的鍋鍋水，能喂兩口小豬

，寶林成親的時候就不買肉，政府發給

發給我養了十隻雞，雞、洋火都用雞蛋